

卡利略下臺後的西班牙共產黨

陳璋津

一、前 言

西班牙共產黨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PCE) 在一九七八年召開「九大」，從黨綱中剔除「馬列主義」的標誌，矢志改變黨的形象，以利在西歐多元民主的社會環境中，取得政權實現社會主義。但西共總書記卡利略 (Santiago Carrillo) 希望在西班牙執行的歐共主義路線，却因為他本人在西共黨內缺乏民主的領導作風，遭致黨員的全力抵制。從八〇到八二年，西共黨內爆發多次的反卡利略事件，包括：「卡塔隆納統一社會主義黨」分立事件^①，西共「革新派」(renovators) 黨員塔瑪梅斯 (Ramon Tamames) 脫黨^②，巴斯克省 (Basque) 西共支部與「巴斯克母國與自由」(Euzkadi ta Askatasuna-ETA

註① See Eusebio Mujal-León, "Cataluña, Carrillo, and Eurocommunism," in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XX, No. 2 (Mar.-Apr. 1981); Tom Burns, "Eurocommunism Splits Spanish Party," in *Washington Post*, (7 Jan., 1981); Tim Brown, "Communist Rift in Spain," in *Daily Telegraph*, (7 Jan., 1981); "Red Rebels," in *The Economist*, (Jan. 10, 1981); Jane Monahan, "Spain's Eurocommunists Lose Out to Pro-Soviets," in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 14, 1981); Milika Sundic, "Sundic Views Spanish Party Eurocommunism Dispute," in *Zagreb Domestic Service*, (15 Jan. 1981).

註② See Bill Cernlyn-Jones, "Madrid Communist Resigns," in *The Guardian* (11 May, 1981); James M. Markham, "For Spain's Communists, Divisions Are Deep," in *The New York Times*, (Nov. 8, 1981).

）分離主義運動馬列主義派合併事件^③，和西共中央執委薩托里烏斯（Nicolas Sartorius）與卡瑪裘（Marcelino Camacho）逼迫卡利略下臺^④等事件，最後因西共在八二年十月西班牙大選中一敗塗地，卡利略只好揮淚下臺^⑤，而由執委伊格雷西亞斯（Gerardo Iglesias）繼任西共總書記^⑥。卡利略下臺時和伊格雷西亞斯上臺後，均曾一再強調，西共仍將執行歐共主義路線，繼續在西班牙政治舞臺扮演民主反對派的角色，以期在未來把西班牙推向社會主義。

卡利略下臺與伊格雷西亞斯上臺，威信乃西共一個階段的結束與另一個新階段的開始。西共將繼續執行歐共主義路線，此乃西共新總書記所肯定的事，但西共仍須背負歷史上沉重的包袱，解決面臨的許多黨內外難題。伊格雷西亞斯是否能貫徹歐共主義的路線，誠屬疑問。尤其，西共歷年來在西班牙政治上的影響力，每下愈況；黨內分崩離析^⑦，黨員人數驟減^⑧；政綱性質相近

③ James M. Markham, *op. cit.*

④ James M. Markham, "Spain's Communist Chief Quits, Shaking Party," in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1, 1982); Richard Wigg, "Crisis of Identity for Spanish Communists," in *The Times*, (June 11, 1982); "Spanish Communist Party Leader Agrees to Withdraw Resignation," in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4, 1982); "Carrillo to Stay On," in *The Guardian*, (June 14, 1982); "Spanish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Plenum," in *Pravda*, (15 June, 1982), p. 4; "Carrillo Plays Down Recent PCE Uplifts,"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20, (22 June, 1982), p. 17; "PCE Paper Reports Central Committee Interview with PCE Secretary General Santiago Carrillo, in *La Republica*, (16 June, 1982), p. 17; "PCE Paper Reports Central Committee Debate,"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27, (1 July, 1982), pp. N1-N5; Santiago, Carrillo, "Responsibility to the Party," in *Mundo Obrero*, (18-24 June, 1982), pp. 14-15; "Carrillo Confirms Withdrawal of Resignation,"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14, (14 June, 1982), p. N1.

⑤ See Bill Cemlyn-Jones, "Young Miner to Replace Carrillo," in *The Guardian*, (Nov. 8, 1982); "Communist Party Secretary Carrillo Resigns,"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16, (8 Nov. 1982), pp. N1-N2; Richard Wigg, "Communists Split Over Who Succeeds Carrillo," in *The Times*, (Nov. 8, 1982); Brian Mooney, "Carrillo Quits as Chief of Spain Communists," 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8, 1982); James M. Markham, "Emerging Power Feud May Determine Future of Spain's Communists," 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11, 1982).

⑥ Gerardo Iglesias, "I Am Not Going To Change PCE Policy," in *La Vanguardia*, (8 Nov., 1982), p. 13.

⑦ Branko Lazitch, "The Fall of Santiago Carrillo," in *L'Express*, (7-13 February, 1981); James M. Markham, "For Spain's Communists, Divisions Are Deep"; James M. Markham, "Communist Rivals in Spain Plan New Parties," in *The New York Times*, (Feb. 7, 1983); James M. Markham, "A Nonbeliever in Eurocommunism Urges a Pro-Soviet Party in Spain," 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9 Feb. 1982).

⑧ See B. Lazitch, *op. cit.*; "At the Spanish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in *Pravda*, (1 Aug., 1981), p. 4; "Carrillo's Dissidents Routed," in *New Statesman*, (14 Aug., 1981); *Spiegel* Editors Michael Haller and Voeckhard Mueller interview with former PCE ideologist Manuel Azcarate, in *Der Spiegel*, (21 June, 1982), pp. 124-128.

的「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PSOE) 勢力膨脹，又於八二年十月大選後執掌西班牙政權，聲逼西共。在此種惡劣情勢下，西共能夠苟活殘存已經不易，遑論其他。究竟西共新總書記上臺後，將如何帶領西共突破困境，再造新局，此乃注意西班牙政局者所關心的大事。茲就此一問題，做一簡單的評析。

二、西共新總書記伊格雷西亞斯

西共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七日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選舉伊格雷西亞斯為他們的新總書記。伊格雷西亞斯在西共黨內的資歷尚淺，靠卡利略的提携，才得上總書記的寶座。伊格雷西亞斯本人，一九四六年出生於西班牙亞斯突里亞省(Asturia)煤礦區。十二歲開始當建築工人，十五歲改業礦務，是時已為活躍的共產黨員。十六歲時，因參與反政府的活動，受西班牙政府注意。十八歲，當選亞斯突里亞省西共黨部區委。一九六六年，伊格雷西亞斯參與煤礦工人抗議佛朗哥政權的罷工活動，被捕，入獄五年。七一年獲釋後，繼續參加反佛朗哥政權的鬭爭活動。未久，搖身一變，成為亞斯突里亞省區「工人委員會」(Comisiones Obreras; CC OO)的領導人。一九七五年佛朗哥逝世後，伊格雷西亞斯進入西共中央；七八年，成為亞斯突里亞省西共地區黨部領導人，並當選西共中委與執委^㉑。

伊格雷西亞斯並非卡利略最得意的黨徒，但他獨得垂青，據傳聞與西共搞地下活動時期，他曾助游擊隊偷渡有功相關。伊格雷西亞斯向來就是支持卡利略歐共主義路線的死硬派，也是為西共「革新派」所詬病的「卡利略幫」(Carrillists)之一員。在推選新總書記時，「革新派」不願支持他，原因之一就是認為他和卡利略一樣，對解決西共的困境幫助不大^㉒。當然卡利略中意他，大概也是因為彼此作風相近的緣故。伊格雷西亞斯任職西共黨中央時期，只反對過卡利略以強硬手腕開除黨內不滿份子的作風，除此之外，格調與卡利略相當接近^㉓。

伊格雷西亞斯當選為新總書記後，曾立即表示，他現在是西共的新總書記，知道自己要怎麼做，不希望別人在暗處指導他怎麼做。另外，他也開誠佈公的說：不計較那些在中委會反對他任總書記的中委，同時他的黨門將比卡利略時代開得更大，歡迎脫

註① Bill Cemyln-Jones, "Young Miner to Replace Carrillo", Brian Mooney, *op. cit.*

註② Bill Cemyln-Jones, "Young Miner to Replace Carrillo".

註③ James M. Markham, "Emerging Power Feud May Determine Future of Spain's Communists".

黨份子歸隊^⑥。這些言論與他以往的表现相符；不過也有人認為，他之所以發表這些言論，完全是因為他自己在卡利略的羽翼下長大，西共許多黨員懷疑他能否獨立行使總書記的職權。如果伊格雷西亞斯不立即表明他的態度，西共會有更多黨員脫黨，這是伊格雷西亞斯經不起的風浪。這些言論自然言之成理，可是，在另一方面，仍然有許多西共的黨員對伊格雷西亞斯期望很高。這些黨員總認為，更換總書記，無論如何還是象徵西共會有新的轉變；而且，西共不轉變也不行了。面對黨內連續不斷的危機，西共領導階層再不理智些，將活不過下個十年。

由伊格雷西亞斯擔當西共總書記，他的統御能力有先天上的不足。首先，他不是西班牙國會的議員，西共要對西班牙政局產生影響力，非得到目前在國會的四名西共議員支持不可。因此，他的領導力量受到牽制。其次，伊格雷西亞斯在西共中央的威望不高，雖然身居執委，但畢竟資歷還淺。伊格雷西亞斯在西共中央也沒有班底，他仍須仰承卡利略的鼻息行事，這使他的活動大受掣肘。另外，所有西共「革新派」與「親蘇派」的黨員，還是對他心存觀望，不可能全力支持他。這樣一來，他做這個總書記就做得很不舒服。

因而在伊格雷西亞斯坐上總書記位子後，環視黨內諸般問題，便非常誠懇的告訴西共黨員說^⑦：他替代卡利略作西共的新總書記，只是接件苦差事。因為他作總書記的時機，恰逢西班牙國內政治生活與西共黨內生活最艱難的時刻。現在西共換總書記，並不表示過去西共黨內發生的危機已經通通解除，而只是表示西共領導階層決心開始解決這些問題。但是，伊格雷西亞斯接著表示，把卡利略換下來，把伊格雷西亞斯捧上去，並不是說這位新總書記比卡利略更有本事、更有才幹、更有經驗，能夠魔術般的一下子解決所有的問題。他還是需要大家支持，平心靜氣的對話、討論，找出所有問題的根源，一一解決。他相信西共所遭到的問題儘管很難解決，但短期內只要大家合作，不難克服。他也相信，西共終將復興。

三、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

西共新總書記伊格雷西亞斯剛上臺不到一個星期，便遭到西共黨內「革新派」黨員的挑戰。這些黨員大部份為藝術家與知識

註^⑥ See Gerardo Iglesias, *op. cit.*, p. 13; *Madrid Domestic Service*, (7 Nov. 1982).

註^⑦ "PCE's Gerardo Iglesias On Party's Problems,"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37, (9 Dec. 1982), pp. N6-N7; *Mundo Obrero*, (19-25 Nov. 1982), pp. 5-8.

份子，人數約有卅人，屬於西共所轄的文化團體內核心成員。這些人於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宣佈，除非伊格雷西亞斯立即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不然他們將全部脫黨^④。這些「革新派」黨員的用意無他，只是想利用西共更迭領導人的機會，憑藉全國代表大會的力量，更換西共中央的組成成員，好遂其實現黨內民主辯論，全盤實行歐共主義路線的願望。

伊格雷西亞斯當然清楚這批黨員的用意，但是他甫經上臺，一切不穩。一方面他沒有能力進行他所想做的事情，因為權力仍然被操持在卡利略的手上；另一方面，西共這批「革新派」黨員是沖著他而來，弄不好，他便很快要下臺。可是他實在無能為力，只能像待宰的羔羊，乾著急。十二日，西共中央斷然決議，拒絕「革新派」的無理要求。在遭到拒絕後，西共這批「革新派」的黨員發出最後通牒：如果西共中央不重行考慮它所下的決定，他們將立即放棄黨籍^⑤。接連幾天，西共中央發生激烈的內爭，卡利略的勢力慢慢退下，西共中央的權力逐漸轉移至伊格雷西亞斯手上。十五日，西共中央的溫和論調出現。原為卡利略支持者的西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克利爾（Enrique Curiel），為伊格雷西亞斯出面，呼籲西共這批「革新派」黨員認真考慮問題。

克利爾表示：沒有人說誰一定得在這時候滾蛋，因為這時候正是需要黨員們共體時艱，集體努力再造生機之時。開不開黨的臨時代表大會，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黨在目前需要有一次誠懇的政治辯論。把不開臨時代表大會當成首要問題，而在這時候吵得面紅耳赤，是不對的。而且，隨便匆促毫無準備召開這種大會，將使大會變成某些人逞私慾搞思想分化的工具。這種會，在政治上很重要，但需要準備，需要計劃，何況，也要等黨的新總書記親自確定後才能舉行^⑥。克利爾接著又罵西共「革新派」這批黨員太求好心切，把黨逼得太緊。他認為，西共的復興，不是說要三五個月復興就可以復興的。它需要時間，也需要冷靜、勇氣與政治毅力。他希望這些黨員給西共領導人一些時間，他也相信，西共領導人並不是心胸那麼窄小，態度那麼頑固。他保證，所有以前西共曾論而未決的事，全部會再處理過，同時事情會讓全部黨員共同來解決，讓大家都滿意，絕不私了^⑦。

十六日，西共中央書記處花了四小時，討論權力轉移後新總書記的各項計劃。會後，伊格雷西亞斯親自宣佈：西共書記處和總書記將與西共即將脫黨的這羣黨員，進行會談，溝通意見；同時，邀請他們一道參加將於十二月十七至十九日舉行的全國代表

註④ See F.M., "PCE Secretariat Advocates Rapprochement With Group of Dissident Intellectuals," in *El Paris*, (17 Nov. 1982), p. 14.

註⑤ "Curriel Appeals To 'Deserting' Intellectuals," in *La Vanguardia*, (16 Nov., 1982), p. 8; "Curriel Asks PCE Desperates To Reconsider Debate," in *Daily Report: West Report*, No. 224, (19 Nov., 1982), p. N3.

註⑥ "Curriel Appeals To 'Deserting' Intellectuals," p. 8; "Curriel Asks PCE Desperates To Reconsider Debate," pp. N3-N4.

註⑦ "Curriel Appeals To 'Deserting' Intellectuals," p. 8; "Curriel Asks PCE Desperates To Reconsider Debate," p. N4.

大會，共商西共大事^⑩。另外，西共書記處書記兼西共發言人克拉雷特（Andreu Claret）^⑪，亦發表談話表示：十二月的全國代表大會，預定辯論與分析西班牙與西共情勢，形成戰略，準備八三年五月西班牙市議會與自治的選舉工作。當然，此次大會也被西共書記處認為是西共「十一大」的預備會。對於西共中央的答覆，西共「革新派」黨員表示滿意。

十一月廿二日，西共執委會接著集會，擬定西共全國代表大會的議事規則，俾確保會議的議程得到完全的參與民主，又草擬了準備參與西班牙市議會、自治區選舉的各項文件。十二月十七日，西共中央密鑼緊鼓的舉行了伊格雷西亞斯上臺後被迫舉行的西共臨時全國代表大會。

此次大會共有來自西班牙各地的五百名黨員代表參加。大會中，伊格雷西亞斯首先以西共總書記的身份，做了一場政治報告。在這篇政治報告裏，伊格雷西亞斯肯定西共的歐共主義路線，肯定馬克思主義，表示支持「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與羣眾運動。他又呼籲脫黨份子捐棄前嫌，回歸西共。最後他宣佈在不久的將來改組西共中央領導成員，並於八四年以前召開西共的「十一大」。伊格雷西亞斯的報告，博得滿堂喝采。三天的議程雖略有激辯，但大體上尚稱和諧。這次西共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共通過五項決議，會議於十九日圓滿閉幕^⑫。

卡利略沒參加這次西共的臨時大會，明顯的表示他的影響力已消退下來。伊格雷西亞斯在會後公開表明，卡利略的意見完全與他無分軒輊，卡利略未出席大會，他不覺古怪。西共領導階層對這次大會非常滿意，「革新派」亦然。親近西共「革新派」的書記薩托里烏斯，原本就是幕後支持這次意圖脫黨的「革新派」份子的西共領導人，會後也表示，西共現在是居於較佳的態勢，可以掌握市議會的選舉與一九八三年的西共「十一大」了^⑬。

這次西共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確召開得相當成功。原本企圖搞分裂活動的西共知識份子黨員，對西共已有新的認同；西共黨內已步向和諧與復興之路。伊格雷西亞斯初上臺，輕易化解西共黨內爆發的新危機，將瀕臨瓦解垂死的西共拉回走向復興之路，證明他的處事能力高人一等。而更不容易的是，伊格雷西亞斯居然能夠利用西共這次分裂危機，一箭雙鵰從卡利略手中奪回

註⑩ F. M., *op. cit.*, p. 14.

註⑪ 克拉雷特原非西共書記處書記；西共六月領導階層發生危機後，卡利略整頓書記處。在八二年七月中西共的一次中委會會議裏，克拉雷特被任命為西共新聞部書記；同時被任命的新書記，尚有維因特羅（Eulalia Vinturo）（負責教育與文化工作）。另外，原書記皮內多（Adolfo Pineo）改負責勞工事務。資料見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35, (14 July, 1982), p. N2.

註⑫ See "PCE Conference Ends, Leadership To Be Changed,"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44, (19 Dec., 1982), pp. N1-N2.
註⑬ *Ibid.*, p. N2.

實權，爭取到西共中央執委的支持，並且獲得西共黨員的新認同。

四、更換西共領導成員

開完十二月的西共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伊格雷西亞斯依約於八三年一月，開始整頓西共的領導成員。在一月十一日，伊格雷西亞斯先宣佈卡利略的去留。他說，卡利略將「繼續成爲執委會的執委」，在西共黨內扮演「重要角色」^②。卡利略在西共黨內顯然變成了顧問一類性質的人員。一月廿日，伊格雷西亞斯獲西共中央委員會全體委員支持，將西共中央領導機構改組如下：

總書記：伊格雷西亞斯

副總書記：巴雷斯特洛克斯 (Jaime Ballesteros) —— 負責國際事務與移民問題

副總書記：克利爾 —— 職務不明

書記：克拉雷特 —— 負責新聞、宣傳與婦運工作

書記：柯羅那斯 (Jose Maria Coronas) —— 負責社會運動與土地問題

書記：馬林 (Francisco Romero Marin) —— 負責行政與財務

書記：皮內多 (Adolfo Pinedo) —— 負責工會政策

書記：普拉 (Juan Francisco Pla) —— 負責市議會與基督教運動

書記：帕勒若 (Francisco Palero) —— 負責組織工作

書記：山查茲 (Simon Sanchez Montero) —— 負責政治教育

書記：維因特羅 (Eulalia Vintro) —— 負責文化與教育^③

這次西共領導成員的改組，與「十大」相比較，不同的是換了一名副總書記，設副總書記原本是卡利略期盼多年的設計，後來一直遭「革新派」反對。「十大」時，卡利略趁機強制設立。此番伊格雷西亞斯上臺改組西共領導階層，還能夠維持著兩名副

註② “Communists Hoping To Recover Election Losses,”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8, (12 Jan., 1983), p. N2.

註③ See “New PCE Secretariat,” in *La Vanguardia*, (21 Jan., 1983), p. 8; “PCE Secretariat Responsibilities Assigned,”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8, (26 Jan., 1983), p. U1; “PCE Selects New Secretariat 20 January,”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5, (21 Jan., 1983), p. N2.

總書記的編制，可見他受支持與信任的程度。在新領導階層的人事變動裏，柯羅那斯與帕勒若兩人為新人；克拉雷特和維因特羅是西共八二年六月領導危機後，被卡利略提昇上來的舊幹部。因此，原為卡利略時代的幹部而今被剔除出書記處的，計有四名，他們是：阿爾克拉茲 (Leopoldo Alcaraz)、拉第洛 (Ignacio Latierro)、霍姚斯 (Anselmo Hoyos) 和薩托里烏斯。如此，西共書記處的成員，仍然維持十一名的編制。

薩托里烏斯不在書記處任副總書記職務，可能係自願退出；因為他仍支持伊格雷西亞斯，而且一直如此；伊格雷西亞斯不必為政治恩怨辭退他。這次西共書記處的成員，明顯的還是卡利略的舊班底，只不過是支持的方向有所轉變，而領導作風亦將因伊格雷西亞斯而轉向開明。

五、政治新動向

在整頓完西共內部，獲得安定團結的保證後，伊格雷西亞斯準備向外施展政治策略，全力拓展西共的新事業。他在八三年一月廿二日西共召開的執委會議上要求西共執委就西班牙的政治情勢與西共應如何自處，做出結論，俾使西共邁出成功的一步。西共執委會做出三點建議，供伊格雷西亞斯擬定西共政策的參考。這三點建議分別是關於經濟、國際和平與政治自由的問題。廿三日，伊格雷西亞斯融和各方意見，在西共中委會上報告西共在未來行將採取的政策與方針。

伊格雷西亞斯所釐訂的西共新政策，相當簡單。一言以蔽之，「支持西班牙社會主義政府，但不盲從附和」。它分四個方面，表明西共的政治立場^②。

(一) 支持社會主義政府的轉變政策，反對政治兩極化傾向：

伊格雷西亞斯認為，一九八二年十月西班牙大選，有一千萬選民支持「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執政，表明西班牙人民願意支持社會主義全民參與的生活方式。這是生活的轉變，「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鼓吹而且希望實行這種轉變政策，西共也贊成這種轉變。但是，社會主義政府執政了將近一百天，由於國內政治形勢的變遷，社會主義政府却違背了西班牙人民的願望，支持兩黨制的民主，希望與西班牙現今崛起的右派組織「人民聯盟」(Popular Alliance) 狼狽為奸，輪流執政，執行消極保守的政

^② Gerardo Iglesias, "Economic Situation, Struggle for Peace and Freedom," in *Mundo Obrero*, (28-Jan.-3 Feb., 1983), pp. 20-23;
"PCE's Iglesias Cited On Meeting With Gonzalez,"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9, (10 Feb., 1983), p. N5.

策。西共堅決反對這種保守的民主生活方式。西共認為，以法國和德國的選舉為例，說明兩黨制解決不了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問題，不能符合各種新文化價值的需要，更無法消弭內在的危機，只有由有廣大社會基礎的先進社會力量來共同參與的民主，才能符合這項要求；西班牙人民也正是這樣認為。所以西共決心表現選民的願望，批評社會主義政府的保守後退傾向。

(二) 批評社會主義政府在經濟政策上的龜縮立場：

伊格雷西亞斯以為，最近西班牙各工會與雇主簽訂「集體合約」(Collective Bargaining)，社會主義政府置身事外，是想利用凍結工資的手法來穩定通貨膨脹率，但結果只有圖利企業家和雇主，殘害雇工。社會主義政府這些作法違反競選諾言，而且將使西班牙經濟情況更壞。西共預計，到一九八三年年底，西班牙將有三百萬人失業。西共呼籲，只有由共產黨起來反映這種情勢，要求社會主義政府遵守轉變政策，動員全國廣大的力量，創造就業機會，才能解除西班牙的經濟危機。

(三) 呼籲社會主義政府進行國際和平鬭爭：

伊格雷西亞斯認為，西班牙在最近的將來，都應避免捲入國際政治集團的鬭爭中，尤其是關於西班牙加入北約的問題，更應審慎考慮。西共要求社會主義政府立即下定決心，訂定日期，舉行公民投票，複決西班牙加入北約的決定。而且在公民行使複決權時，應明定西班牙加入北約的問題，是包含參加北約軍事委員會的認定。所以西班牙公民如果決定不加入北約時，也應立即促使美軍和北約軍隊退出西班牙基地。反之，亦然。社會主義政府對此問題不應模稜兩可，對於舉行公民複決日期，更不應態度曖昧。

(四) 要求社會主義政府對於司法管理、政治自由、監獄管理與墮胎問題等，制訂新法案，俾保障公民權益。

伊格雷西亞斯所提出的這些西共的新政策，是希望在西班牙左派陣營別樹一幟，創立自己的獨特風格，以抗拒「社會主義工人黨」在左派陣營中的影響力。伊格雷西亞斯要求西共所有成員，上至領導階層、議會辦公處，下至各委員會與黨團小組，團結起來，動員所有西班牙社會先進力量，執行西共這個新政策，支持這個新政策，一方面促進西共更進一步的復興，迎接八三年五月西班牙地方選舉的勝利；另一方面，完成西班牙民主的轉變，並且由於西共的復興與勝利，最後保證西班牙的民主轉變屹立不搖。這當然是共黨的說詞。

從八三年一月到五月，伊格雷西亞斯又一再的在各種場合宣揚西共的新政策²⁶，激勵西共黨員的士氣。

²⁶ "PCE Secretary General Comments On Current Issues,"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36, (22 Feb., 1983), pp. N2-N3; Gerardo

Iglesias, "Building a Wall to the Left of the Spanish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in *Mundo Obrero*, (25 Feb.-3 Mar. 1983), pp. 5-8;

Gerardo Iglesias, "For Recovery of Communist Vote," in *Mundo Obrero*, (18-24 Mar. 1983), pp. 5-11.

西共的新政策，大體說來，較卡利略時代富於彈性。伊格雷西亞斯仍恪守歐共主義的路線，但他是在精神上把握歐共主義的內涵，裏裏外外貫徹歐共主義的路線，樹立自己的風格與特點，不失本色。而卡利略的政策却惑於歐共主義的理論形式，受到執政黨的牽制不可自拔；在外觀上不但有失自己的色彩，使黨員的認同發生混淆，在西共黨內還被自己的黨員批評不實行歐共主義路線，裏外都不討好，最後一敗塗地。伊格雷西亞斯努力擺脫「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擺佈與影響，西共在他手上能否復甦，雖未可預卜，但他的政策較之卡利略時代，確已有若干不同。

六、西共的未來

西共在伊格雷西亞斯的領導下，參加一九八三年五月西班牙自治區與市議會的選舉活動。西共這次獨立競選，選舉結果得到全西班牙公民總投票數的百分之八的選票^⑧。與歷次西共參與地方選舉的成績相較，一九八一年十月加利西亞(Galicia)自治區選舉時，西共幾乎全軍覆沒，一九八二年五月安達盧西亞省(Andalusia)自治區選舉得百分之八·五四的選票。這次成績雖與八二年五月的成績相似，但如果就西共在最近半年來所處的逆境來看，應屬不壞。因此選舉結束後，伊格雷西亞斯滿懷信心的領導西共，與「社會主義工人黨」達成口頭協議，共同在市議會相互合作。這次西共與「社會主義工人黨」合作，氣勢上與一九七九年時大為不同。一九七九年時，卡利略領導下的西共處於不利情況下，被迫不得不與「社會主義工人黨」簽訂合作公約。這次伊格雷西亞斯主動願意與「社會主義工人黨」簽合作公約，「社會主義工人黨」反而害怕，不敢在文字上達成協議^⑨。從此可看到伊格雷西亞斯領導的西共，在氣勢上已今非昔比。

經過這次選舉，伊格雷西亞斯以為西共復興在望，因而更加努力貫徹西共的歐共主義政策。五月後，他加緊抨擊西班牙社會主義政府內政與外交的投降政策^⑩，六月底就決定於本(八三年)年十二月中，召開西共的「十一大」，號召西共所有黨員再團

註^⑧ "PSOE Wins 'Overwhelming' Victory in Elections,"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90, (9 May, 1983), p. N1.

註^⑨ F. I., "Cooperation Between Socialist and Communists in Councils But No Repeitions of 1979 Pacts," in *El Pais*, (20 May, 1983), p. 15; "Informal PSOE-PCE Cooperation on Local Councils"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03, (26 May, 1983), pp. N1-N2.

註^⑩ *El Nuevo Diario* interview with Gerardo Iglesias, in *El Nuevo Diario* (16 June, 1983), p. 7; "Communist Leader Criticizes Felipe Gonzalez,"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29, (5 July, 1983), pp. N4-N7; "PCE Criticizes Gonzalezs' Statements In U.S.,"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22, (23 June, 1983), p. U1.

結，再出發，完成西共復興後的更新工作^②，最後確保西班牙的轉變與民主。

從八二年十一月卡利略下臺到目前為止，已近一年的時間，西共在這一年裏由瀕臨崩潰邊緣，步向復甦的階段，成就可觀。當然，有些評論家看好西共，是因為社會主義政府在近一年的執政期間，表現得並不好。內政——特別是經濟問題——與外交，樣樣不行。「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一上臺，就急需安撫內外（北約與美國）對社會主義的恐懼，並沒有太多的時間與足夠的力量實現其競選諾言，這就給西共一個可乘之機。因此，只要西共能夠穩定自己的內部，自然就能夠在「混亂」的時局中求發展。西共在其新總書記伊格雷西亞斯知恥求變，大刀濶斧的革新下，更可能有好的成就。

不過，即使如此，西共的前途在最近的將來，並不見得燦爛輝煌。不錯，保守的歐洲經過戰後數十年的成長，已有邁向社會主義的趨勢，但說歐洲人民在厭惡保守政黨執政之後，具有接受共產主義的心理準備，那還太早。而且，西班牙有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黨，它像法國，不像義大利，足夠阻擋共產主義勢力的擴散，同時也能滿足西班牙人民求「變」的心理。只要西班牙社會主義政府在穩定中求發展，促進經濟成長，固守民主秩序，則西共永遠沒有取得政權的機會。它頂多也只能像法共一樣，無力的接受社會主義政府擺佈，參與內閣。

② Gerardo Iglesias, "Towards the 11th Congress," in *Mundo Obrero*, (1-7 July, 1983), pp. 7-15.

蘇聯精神病學的政治濫用

陳璋津 著

本書從歷史的角度，分析蘇聯在政治上濫用精神病學的問題，並批評西方一般的見解。書中主要內容包括論述蘇聯精神病學的本質、政治迫害政策、政治精神病院、精神病學專家等各章。全書約十八萬字，25開本，計二五〇頁，訂價新臺幣壹佰伍拾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拾元）。

西風出版社出版

郵撥：五二八五五〇號帳戶